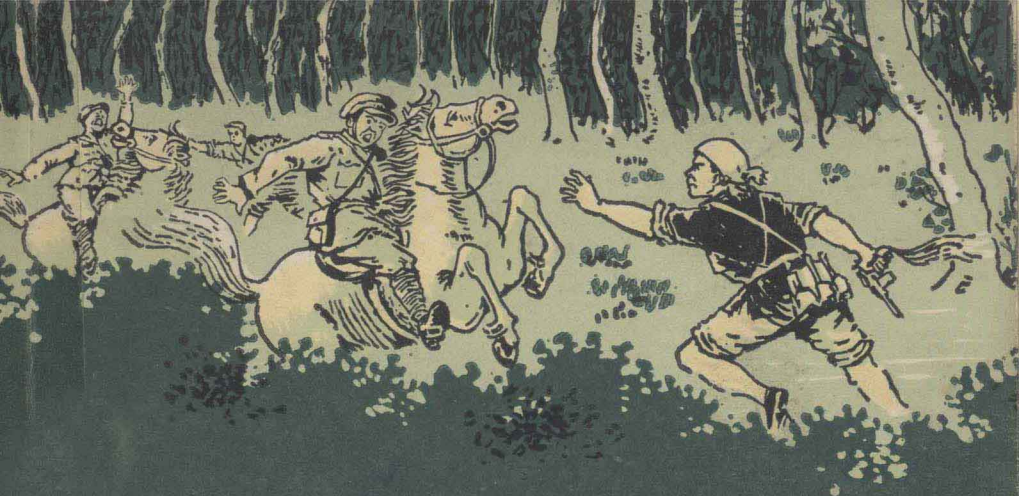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山中猎手

左 太 传 著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山中猎手

左 太 传 著
曲 任 整理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八年·济南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全国民兵英雄左太传同志写的一部革命回忆录。

左太传同志从十几岁就在党的教育下，参加了革命工作。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领导着民兵和武工队，打了许多次漂亮仗。

1947年，当蒋匪重点进攻山东时，他在沂源县委的领导下，带领着一支由七人组成的武工队，插入敌人心脏，向蒋匪军和还乡团，展开了一系列的神出鬼没的斗争，创造了惊心动魄的英雄事迹。作者在这部回忆录中，真实地记述了这一斗争的一些故事。通过这些故事，展现了这支武工队的战斗生活，描绘了他们的英雄群象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智擒门里三	1
第 二 章	重回故乡	18
第 三 章	坐山观虎斗	25
第 四 章	桥头卖酒	40
第 五 章	插入	53
第 六 章	夜袭敌兵站	65
第 七 章	回县委	80
第 八 章	沂蒙山人	94
第 九 章	枪打出头鸟	106
第 十 章	四天四夜	117
第十一章	云雾激战	147
第十二章	胜利的前夜	159
第十三章	反攻	175

第一章 智擒门里三

一九四六年的下半年，蒋介石在他美国主子的支持下，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。

八年抗战刚结束不久，内战的炮声又响起来了。

我们解放区的群众，为了保卫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，便一齐动员起来参军、支前、备战……

在一个深冬的早上，我们沂源县黄庄区民兵基干爆破小队，正冒着刺骨的寒风，在村头上练习爆炸，忽然接到了鲁中军区的紧急调令，要我们在十个小时以内，赶到博山县去接受任务。

这个紧急调令，立刻轰动了整个小队，副队长桑鲁一听到要出发打仗，恣的一跳老高，忙把集合的哨子吹响，把队员集合起来了，饭也顾不得吃，每人腰里揣了两块干粮便出发了。

桑鲁是出名的飞毛腿，个高腿长，右肩上背着一支马拐小枪，在队前飞似地走着。队员们紧紧跟在他后面，不到七个钟头，便已进入了博山县境的青石关村。这时，鲁中军区的张象坤同志正站在村头上，他老远看到了我们，便跑过来握住我的手说：“我等待你们好久了！你们真不愧是飞行爆破小队，提前三个小时赶来了！”

张象坤同志把我们领进村，做了适当的安排以后，便向我们讲明了当前的形势，交代了任务。他说：“顽八军现在由青

岛、潍县沿胶济线西进张店、博山，企图打通胶济路，切断我军南北的联系。敌人很疯狂，今晚十二点就进了博山城。据可靠消息：敌人想在博山休整，捕抓壮丁，组织大规模的抢粮活动。我们的任务，就是针对敌人的这个计划，主动地打乱敌人的部署……从八陡以西至青石关一线，由你们小队负责，东至青州一线由我带领另外一部分爆炸队员负责。”张象坤同志又简单的询问了一下我们有没有困难以后，就跳上马鞍，向东去了。

张象坤走后，我和桑鲁俩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。只见四周全是大山，青石关两边的陡壁，象刀削的一般，只有一条山沟小道通往博山城。在这二十多里路的山沟小道中间，又只有一个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——土门头。地形对我们接近敌人，主动对敌开展斗争是不太有利的。

开头几天，敌人经常从青石关的两侧，迂回包围我们。我们不仅打不上，有时，一天还转移好几个地方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同志们个个都很着急，一天到晚紧皱着眉头，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。这天，我和桑鲁研究了一下，决定召开军事民主会，让大家出出点子。

队员张西顺生得又粗又大，火暴暴的，是个猛冲猛打的好手。他一听要大家充分发表意见，这回憋了一肚子的气可找到地方出了，便举着拳头站起来，粗声大噪地说道：“咱这算打的什么熊仗，敌人一来了咱就东跑西转！干这号丢脸的事不在本乡本土，跑这么远来让人家笑掉大牙。”

闷不吭声的李宝增，一直噙着那支老旱烟袋，巴答巴答地抽闷烟，一听老张开了炮，也沉不住气了，他说：“死要死得光荣，活要活得痛快，我们不狠狠地揍敌人一家伙，只是转来

转去象什么话。咱不能头里走，叫群众背后指脊梁，骂我们是怕死鬼！是孬种！”

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七嘴八舌地争吵得很热火。事务长老刘也凑上来了，他用力抽了口烟，搥了搥旱烟斗，不紧不慢地开了腔：“打仗的事咱可不懂，可做饭的事咱不外行。做饭也不能瞎做一气，必须要知道多少人吃饭，饭量大小，才能按量下米。我看这打仗的事也有这么个门道，摸清了敌人的家底，才能决定怎么对付。”

老刘的话，启发了我：这不正是所谓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”吗？只要摸清了敌人的家底，将刀把攥在我们手里，就不怕敌人猖狂了。会议决定派人深入虎穴，打探敌情。

支部委员留在队部研究谁去侦察的问题，大家一齐争着要去，各说各的经验，各摆各的条件。我考虑要插到敌人心脏，除了机智、勇敢、果断以外，为了更加安全，还必须要会说博山话。大家正争得脸红脖子粗，我说：“同志们都是老战士，有的是老侦察兵，都可以担当这个任务。但是，为了更安全，万无一失，最好找个会说博山话的。”

这一下大家都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再吭声了。桑鲁说：“算了吧！博山话那个别扭劲儿，谁能学上他们那个腔调来。”

赵红秘也说：“是啊！哪儿有会说博山话的，快别费那些洋劲了，还是让我去吧！”

我笑嘻嘻地看了看大家，然后学着博山人的腔调开了腔：“哩——我拉他妹，昨天晚上我刚走进城门，有两个站岗的，一个二本（日本鬼），一个三本（汉奸），使着一个大盖（三八式），一个金钩，梆沟梆沟打了两枪，拿活（抓活的），拿活。”

一段话引得大伙前仰后合地哈哈大笑。

桑鲁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伙计，咱俩在一起不是一天两日了，还不知你有这么一套本事哩！你是什么时候学的？”

“是四三年在鲁中敌工部侦察队工作时学的。”我回答说。

老赵见我说出了博山话，这才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没说的，咱老赵是甘拜下风了，这头功还是让给你吧。”

当天下午三点钟，我穿上一件黑棉袍，头戴毡帽，挑着一挑子花生，随着一伙贩卖花生的小商人，下了博山城。天傍黑就到了城里，在西冶街找了个店房，和那帮小商贩一起吃了饭，把我那床破棉被放在吊铺上，就想约几个同伴到街上遛一遛。这一方面想打听打听消息，另一方面也想避免敌人查店簿的麻烦。于是，我把一支香烟递给年纪较大的一个伙伴说：“老伙计，我们到商号里打听一下物价，明早卖了花生，捎回一点便宜货，保保来回的伙食费吧？”

“哎呀，大街小巷，乱纷纷的都是兵，出去遛跬可不大方便。”

“不要紧，他们也知道咱这些穷跑腿的身上没有财神爷。”我说。

“那倒是小事，就怕给你按上个这个。”说着，他神秘地用手做了个“八”字，眼睛机灵地向四面扫视了一下。

我俩正谈着话，店家掌柜的小女儿摇着小辮，从大街跑进来，吵闹着要钱买票去看戏。老掌柜躬下身子，咬着女儿的耳朵说：“咱可不去，戏院里头满当当的都是兵，小孩去人家割头啊！”那小女孩被他一吓，立时不吵不闹，噤着小嘴跑到屋里去了。

国民党的大兵，总是好在酒馆、娱乐场所胡闹，戏院倒是

个了解情况的好地方。想到这里，我便急忙喝了两碗水，向店家交代了一下说：“掌柜的，我看戏去了。”

“可早点回来，警察局九点钟查店。”掌柜叮嘱道。

我点了点头，把羊肚子手巾向肩上一搭，直奔戏院去了。我买了一张票，刚刚坐到位子上，便有一个头戴灰色礼帽，身穿纺绸大褂的家伙，噙着支雪茄烟，带着一个身着白底红花旗袍、鬼头蛤蟆眼的女人，摇头晃脑地走进来。人们一见，都胆怯地给他让路。一个大约是戏院的经理，领着他俩在我前两排的中间坐下了。

我一端详这家伙的模样和气派，就知道不是一般人，便决定靠上他。我离开座位，向前迈了两步，用眼一膘，见他俩坐在六排二号和四号上，我想，买个七排二、四号附近的票就满合适。便走出戏院，到售票口重新买票，事不凑巧，七排的票已全部卖光。六排一号、八号倒还空着。我一想：一号离他们太近，我这身庄稼人打扮，与六排一号的座位又不太相称，怕引起他的怀疑，便只好买了个八号的票。

我坐在位子上，两眼直盯着戏台，但不时地寻找机会，斜着眼在暗中观察他俩的动作，我的耳朵挺得直直的，特别是我的左耳，恨不能伸出二尺长，直插到他们的嘴边。

开戏之前，台上的锣鼓响成一片，他俩的几次对话，我一句也没有听清。在这种场合，我又不敢探过身子去听，心里一阵着急，真想把这伙讨厌的乐队轰下台去。

三通锣鼓打过以后，戏正式开演了，从“出将”门，一个跟头蹦出个短打武生来。只听那个鬼头蛤蟆眼的女人，娇滴滴地问那男人：“啊，这是什么人？”

“黄天霸。”那男人答道。

“什么戏，还有黄天霸？”女人身子向左一斜，靠在男人的肩上，又问道。

男人似乎有点不耐烦了，不太高兴地说：“盗御马呗。”

“啊，我说天干冷干冷的，不在家睡觉，非治着人家陪你看戏不行，原来你是大闺女赶集，人多寻丈夫——一个人心里有底啊！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“不是么？你明天要出差到匪区去，先来跟黄天霸学学本领。”女人娇声娇气地回答。

那男人听了，把牛肉包子似的眼睛一瞪，用嘴巴指了一下观众，凑在女人的左腮上说：“哎呀，你别乱讲好不好？”

女人生气了，脑袋猛一扭，烫了的头发，象翻毛鸡一样，扇了一下翅膀。一张涂得象吃了死孩子似的大红嘴唇，伸得老长老长。两人闷着气看了一会戏，那男人歪头嘻笑着看了看那女人，见那女人还装着生气的样子，男人便点着一支烟，抽了一口，讨好地递给她，带着讨饶的口气说：“不要生气啦，等我出差回来，还带一些洋捞给你！”那女人这才用两个手指夹住烟，吸了一口，胜利地昂着头，喷吐着烟圈笑了。

戏正唱到热闹之处，只见黄天霸在施展本领，单人独马闯进了赛尔敦的山寨。这时，舞台左方忽然挂出一个寻人招牌，上写着：“闫队长速回队部。”

那女人一见招牌，啊了一声说：“快回去吧！有人找你。”那男人哼了一声，轻轻地骂了声“他妈的”。这时，观众有的四下张望，有的注视着出口，想看看哪一个闫队长。那男人见此情况，仍然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，假装镇静，仰着面孔看戏。等了一会，他瞪着贼眼环视了一圈，见观众们的视线又被拉回舞台，他这才带着那女人，偷偷地溜出去了。

这家伙的一举一动，我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判定他就是寻人牌上的那个闫队长。刚才只听到他说了一句无头无尾的话：“明天出差到匪区。”究竟他到什么地方去，去干什么，都还在迷雾之中。但是，这的确是一条重要的线索，决不轻轻放过。我又想：这女人，不是明妓，也是暗娼，她决不会与这男的同住在兵营，一旦他们分手，便首先跟上她，想法让她道出我要知道的情况。于是，我便站起身来，跟踪这两个家伙。

出了戏院，在一个巷口的拐角，那男人掏烟卷时带出一叠东西，落在地上。我正想去拾，见迎面走来几个巡逻兵。我只好大模大样地往前走去。一面走，一面想：这叠东西，也许能从中发现什么秘密，它比金子还要贵，不能丢掉它。于是，我看看巡逻兵走远，便返身去找。一看，原来是一条白丝手帕。这使我大为失望。也就在此同时，那两个“宝贝”已经无影无踪了。我懊丧地向前走着，走出约有五十步远，忽然发现路北的一个大门外面，有两个持枪站岗的敌兵。我判断，这姓闫的可能回到这个队部里来了。

第二天，是城里赶集。一早，我挑起花生挑子，径直向昨晚发现的那个兵营走去。心想：今天闫匪出差，如能在那大门口碰上就好了。三转两转，不觉到了。我把挑子一放，马上被一群饿狗似的匪徒围起来。有的要称三斤，有的要五斤，也有的不说称不称，伸手就抓，干脆吃起来再说。最后，一个歪戴帽子挎背包的小子，非要全部买下不行。我想：花生挑子是我的身份证明，不能一下子全卖光。于是我带着恳求的语气说：“老总，少称点吧！后面的弟兄等了老半天，还没摊上一点呢！”

我的话，一下子挑起了两个楞种的火气，伸手将那小子拖过来说：“老子等了半天没捞到一两，你这小子要抢光，没那么

便宜。”

“啊，你们想造反呀！这是营长的命令，要出发带着当给养，你管得着。”这小子真是根子粗，气派足，把那两个楞种说得一声不吭。

这又是一条线！它与那个闫队长的出发大概有联系。我一边过秤，一边试探地问：“现在到哪里去都能吃着花生，老重老重的，何必带着这么多呢？”

“他妈的，博山以南关顶和交岭子一带山区，全部都是‘八路窝’，老百姓不管什么东西都藏起来了，一点吃的搞不到。”他接过花生去，插给了我二十元法币。我一看太少了，正好将计就计，跟到营部探探消息，便追上前去说：“不行啊！二十元钱还买不到一斤花生，小本小利的，赔不起啊！”

“哼，真不识抬举！老子吃东西，向来就没花回钱，给钱就是便宜你。”

我正和那小子纠缠，突然看到那个看戏的闫队长，飞步地走出门来。我高兴极了。仔细看去，今天他是另一种打扮。灰色礼帽换成了制贡呢的帽垫，纺绸大褂换成了黑布长袍。但不管他怎么乔装打扮，那双肉包子眼睛，那张凶恶的面孔却变不了。我马上放弃跟那小子进营房的打算。急忙把扁担篓子整理好，往肩上一扛，随后跟上去。

可是，跟到人多事乱的市场，这家伙在人堆里乱窜一气。一辆马车走来，我只一躲的工夫，便看不到他了。我心里一急，刷地出了一身汗。过了一会，我冷静地把看戏时听到的消息，和他今天化装的情况结合在一起，考虑了一下，断定闫匪今天一定要到解放区去。而且，闫匪一出门便朝着西南方向走，这正是去关顶的路线。于是我东推西挤，顺着通往关顶的

路，紧紧追去。

追出城外，仍没见到闫匪的影子。我站在路口，东张西望了一会。这时，只觉得心里发慌，肚子里咕噜咕噜地直叫，才想起还没有吃早饭。我抬头一望，正好路东有一家“随意便饭”的小字号。这家饭店，四三年我在鲁中敌工部工作时，曾来这里吃过几次。关顶方面的小行商，进城回乡都愿在这儿落落脚。我想，先买个烧饼吃上再说，吃饱了追赶也有劲。

一走进饭店门口，便看到东边一张饭桌上，有一商人打扮的人，正跟几个小商贩在拉呱，讯问着什么。我仔细一打量那人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只见那人中等身材，行商打扮，一张上下凸中间凹的大长脸上，挂着两只肉包子似的眼皮，眼皮里包着两只秤星似的小眼睛。这真是兔子叫门，送肉来了，我找了半天没找着的闫队长，倒是在这里碰上了。

饭店里客人很多，我见被闫匪讯问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吃完了饭，准备起身，便挤过去，在闫匪对面坐下来。这时，闫匪要的酒菜刚端上来，他一面吃着，一面朝我打量，过了一会，便端起酒来，满面堆笑地说：“来，老弟，先喝一盅。”我赶忙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哪能让你老哥破费，咱穷跑腿子的吃上个干粮就很不错了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快来喝一盅，暖和暖和。”他装得很亲热。我心里想，这家伙还满有道道哩，今天算碰上对手了。

我们俩谦让一番以后，便跟他喝起酒来。我见他一口一盅的那个贪婪劲，知道他是个要酒不要命的酒鬼，便也让掌柜的送来一瓶，想把他灌醉。我一连劝了他三杯，他都是一饮而尽。可是，到劝第四杯的时候，他说什么也不喝了。接着，便搭讪

着和我闲扯起来。

他问我：“捎来的什么货？”

我回答：“百十斤花生。”

“嘿，贩花生可不如贩大牛的利钱厚。”他故意摇晃着他的那个大长脸。

“那当然！不过，贩牛本钱大，咱手头太空了搬弄不动。再一说，这世道不行，不是这头叫你土八路，就是那头骂你蒋匪。就是赚几个钱，也得拿着命去换。贩点花生呢，爬不高也跌不重，不管让谁家弄了去，捎个来回脚，出点力气，也就补上了。”我顿了一顿，又故意刺了他一句：“哎，这穷日子不好混呀，这两天关顶上八路来往不断，查得很严。”

我一面说着，一面用眼角瞟着他。只见他先是一怔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，假装镇静地说：“啊，你都怎么过去的？”

“穷跑腿的嘛，哪里都有个仁好俩厚的，路跑常了，谁不认得谁，要是叫八路军拦住了，找熟人取个保也就行了。”

他见我这方面的门路很熟，又句句都是讲的买卖话，比先前放心了。他又问起我的家乡和姓名。我按店簿上登记的名姓、住址，对他讲了一遍。接着他也自我介绍起来：“我是益都东关人，姓门，叫门里三。”

当时我心里想，别说你更名换姓，就是拆了你的骨头剥了你的皮，我也认得你的肝花肠子。我也有意的想和他扯谈，便笑着奉承他说：“益都是有名的青州府呀，俗话说：有福之人生在州城府县，无福之人生在穷山薄地。”

他洋洋得意地笑着，说什么山乡有山乡的好处，他早就想到山区贩大牛，但找不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合伙人，见我为人爽直，一见如故。劝我不要再贩花生了，跟他去贩几趟牛，多挣

点钱过个富裕年。我连口答应，并感谢他的抬举。我俩又谈了一会儿，见天色不早了，便决定一起赶路。

出了店门，我背着扁担篓子，顺着山间的小道大踏步地走着，为了不让他疑心，我头也不抬。到了一个三岔路口，天快黑了，他突然停住脚步说：“伙计，再有七、八里就到关顶了，你还一个劲地往前走，就是你有熟人，在夜间赶路也不太好吧？倘若碰上八路，出了事可就麻烦了。我看还是转转路好。”

我听了，故意转过头来，装着吃惊的样子说：“是啊，我就是粗心！咱得盘算个妥当办法哩。”

他很诡秘地咬着我的耳朵说：“伙计，咱俩不是外人，你到底在关顶上有八路熟人没有，我心里好有个底。”说着，那两个秤星似的眼睛不住地审视着我。

“咱这混穷的，哪里有八路熟人，关顶上的老店东倒是和我很熟。”我回答以后，也趁机挑他一下，反问他：“听说益都国军占着，你老兄与那头子……”

不等我说完，他的头象货郎鼓似地转着向四周看，嘴里连声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咱商人也是被压迫阶级……。”

我看他那个慌张劲儿，听着他那似牛非马的回答，感到十分好笑。这时，天慢慢黑下来了。我们正走着，忽然从对面走过一个人来，他立刻警觉地把右手伸向口袋，直着耳朵听动静。不多一会，见过来一个背着席篓子的行商，他这才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。为了测验我是否看到他摸家伙的动作，故意笑嘻嘻地说：“老伙计，兵慌马乱的真叫人提心吊胆，咱老百姓就是难哩。”

“是啊，咱老百姓赤手空拳的，还不是两头受气吗。”

“咱要是弄支枪护护身也不错，可是到哪里去弄呢？”

他这一说，我假装吓得不得了，忙说：“什……么……，快别说了，这可不是咱老百姓耍的玩艺，咱天生是要扁担的。”

一见我吓得那个样子，他放心地带着一种瞧不起的神气笑了，他说：“真有意思！天生的要扁担的，那不成了狗熊啦！哈哈……”说完又大笑起来。我也附和着笑了一会，心想：“我是狗熊？哼！他妈的，等会儿咱俩看看到底谁是狗熊！”

他仍不死心，又凑到我的跟前，小声地说：“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我看出你老兄与老八是有联系的，等碰到八路的岗哨，你可要多说好话。”

这家伙真不是好缠的，只被动地防守，他是不会死心塌地相信我的，我态度一变，话里有话地说：“说两家话不算一家人！你左询右问的真罗嗦，咱穷跑腿的就喜欢个爽快劲儿，干脆咱各走各的路，是红是白，咱走着瞧吧！”说着，我便加快步伐往前闯！

他见我动起真的来，慌地上前一把拉住我说：“兄弟失言，多包涵！多包涵！……”

我咕哝着嘴不吱声，又和他并排往前走了。

这小子象泥鳅一样，可真算是滑透了，必须尽快地收拾他。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顺手往山坡掷了块石子，石子在斜坡上滚动时响起了一片哗啦啦声。他听了，又象刚才一样，警觉地把手伸到口袋里，头迅速地向南边一转，警觉地注视着山坡。这时我猛地举起扁担，照头就是一下，那家伙咕咚一声倒在地上。我一个箭步窜上去，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只三八小镜面匣枪，用脚踢着他的屁股说：“老伙计，别装死啦，快起来走吧！是红是白你会明白的。”

他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，待了好一会，才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被打昏了的脑袋，看样子还天旋地转的发晕，象一只被打楞了的鸡似的伸着脖子，眯着眼睛。他翻着白眼看看我，装出一副可怜相说：“伙计，我没有亏待你，你怎么要图财害命呢？钱你都拿去，我回博山城再想办法。”

我仰天大笑一声，说：“伙计，聪明人不办糊涂事，你想回博山可不是那么容易了，还是跟我一起去贩趟大牛吧！若不老老实实跟着我走，”我亮了亮匣子枪。“哼，小心这个！”

他乖乖地低着头在前面走，我提着枪跟在后面。走了大约有一、二百步，忽然两边山坡上枪栓唏哩哗啦响起来了，接着是一阵威严的喊声：“站住，不许动！”“举起手来！”

这小子一听有人喊叫，想趁机溜掉。我早提防着他这一手了，他刚转过头来，我顶头就是一枪，他一个跟头摔在地上，我便伸手把他揪起来。这时，他的脸色已经看不清楚了，只见他吓得鼻涕、口水淌得老长。

刚才的喊声，我已辨清是桑鲁和张西顺的口音，便告诉他们是我回来了。他们马上跑过来迎接我，原来他们见我很久没回队，急得不得了，是专门来迎接我的。

我和桑鲁坐在八仙桌子两旁的椅子上，交谈了这一天一夜的侦察情况。最后我们决定捉审闫匪。杨守成押着闫匪走进屋来，闫匪朝我拱手哈腰，并求我看在“老伙计”的面上，高抬贵手。我怒声喝斥道：“少耍花样，老实实在地站在一边。”

看见闫匪狡猾的神态，我想：审问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可不同于一般的俘虏，必须给他点辣的尝尝。我吸着一支烟，故意沉默着，瞪大眼睛审视着他。开始，他故作镇静地和我对视着，两只肉包子似的眼皮，强做笑容地眯成一条线。后来渐渐